





















## 第一章 虚股

这一天阳光很好，我发现吴晓娟的心情也格外好。这是吴晓娟来江浦公司上班的第一天。公司办公室还是设在办公大楼五层，在我办公室的斜对角。她到组织部报过到，拿着调令走进我的办公室，我当时正在用鸡毛掸子掸窗子。听到有人进来，转过脸，看见是吴晓娟，放下手里的鸡毛掸子笑笑说：“来了？”

“来了，雯莉。”吴晓娟也笑嘻嘻地回答。

“来了就好，”我说，“昨天还准备给你打电话通知你过来呢。”

吴晓娟“嗯”着笑着，伸出手，公事公办地和我握了握，说：“谢谢范副总。”说着说着我们两人突然咯咯咯地大笑起来。

“干什么呀，跟真的似的。”我一脸喜悦地说。

“就是真的嘛，向领导汇报一下嘛，我到组织部报过到了。”

“报过到了好。”我把吴晓娟让到沙发上坐下，倒了一杯水给她，“你那边的事都忙完了吗？”

“基本上没什么了，昨天上午才把离婚证拿到手。”

“怎么这么多天才拿到？”

“民政部门不给办，说我们才结婚没几天就来办离婚，问我们考虑清楚没有。我说没有什么清楚不清楚的，生活不到一起就离，民政部门的人笑笑，还说要给我们调解调解，问张欣同不同意调解。张欣说，我完全同意调解，领导，我不想离婚，我完全同意领导给我们调解。民政部门的人看看我问，你呢？我说我不同意调解，要离就干脆离，他原来同意离的，怎么到了这里又说不同意离了？最后民政局的领导让我们再协商协商，就因为这拖了这么几天。”

“离了婚，张欣呢？”

“当时他很伤心，他说他要回他的老家苏州。”吴晓娟说完，很

不自在地笑笑，“是我对不起他，过后想想我也挺‘坏’的，是吧？”

“也不是什么坏不坏的，也不要说谁对不起谁，人一辈子跟着一个不爱的人一起生活多没意思。”我笑笑说。

“是呀，我就是这样想的，一辈子早着呢。”

“准备再找一个吧。”

“不考虑这些。”

“为什么不考虑？”

“嗯……哈哈，雯莉也变得世故起来了。”

“整天跟世俗打交道能不世故吗？”

“也是的。”

“昨天下午二叔还问起你什么时候过来。”

“所有的事都办完了，今天正式报到上班。”

我看她热得脸上出汗，站起来把电风扇打开，说：“你看你热的，来，到这儿洗把脸，擦擦汗。”我把一条毛巾搭在脸盆上，“水刚刚打的。”

吴晓娟走过去，洗了把脸，要把水倒掉。

我说：“我来吧，我洗洗手就行。”

洗了手，我问吴晓娟：“哎，田斌也来这里工作了，你知不知道？”

“他也来这里了？”

“是的，上个月来的。”

“他毕业了吗？来这里分他干什么？”

“毕业了，在新产品开发部。”

“这家伙挺钻唧的。”

“没事的，你工作你的，见了面打声招呼就得了。”

“打声招呼倒没什么，我是怕……”

“你怕他什么，没事的，你工作你的。”

“我是说这个人很黏人，认定的事，他千方百计都要想办法实现，我才到一个新单位我怕影响不好。”

“我想办法跟他说明白，不能让他像以前那样……说真的，晓

娟，我现在才发觉这个人特别自私。”

“是很自私，什么事只为自己着想，他和张欣大体上都是一路人，小的方面又各有各的不同，这样的人怎么都让我摊上了呢？这也真是的，雯莉，是我流年不利吧，人生中的最大不幸都让我摊上了，我总感觉这是老天故意跟我过不去。”

“呵呵，又怪老天了。”

“不怪老天怪谁？在选人这件事情上，我太幼稚，想想就后悔，其实有时候我想得很高，但是事情的结果往往就不尽如人意……”

“把事情看淡一些，就没什么了。”

“是呀，我也常常这样想，把事情看淡一些，可是不行呢，这件事总是在心里纠结着。”

“你心里是不是还有田斌？”我那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问她，问过之后又有些后悔。吴晓娟说：“不可能有他，好不容易摆脱掉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嗯。”

“这些烦心事我总是摆脱不掉，对于田斌对于张欣，有时候我想，像田斌这样的，如果一个人的心里只想着自己，很大程度上，会削弱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还怎么在社会上做事、做人？”

“人和人不一样，各有各的处世原则。再说，人都是有缺点的，一个人有了缺点，只要能让你接受，对你来说就不能算缺点；不能接受，就是缺点。”我说。

“你这话说得对，能让人接受就不算缺点，问题是不能让人接受，小缺点也成了大缺点，而且是不能容忍的大缺点……人都是有缺点的，你这话说得很对，谁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有的人缺点多，有的人缺点少；有的人缺点多得让人受不了，到了多得不能让人忍受的时候，对对方来说，就不仅仅是缺点的问题了，这是对另一个人的伤害，是对另一个人心灵上的伤害——这是人人都讨厌的。试想，哪个人会希望自己的伴侣人人都讨厌？”

“也是的。”

“但是有这样那样缺点的人，他自己并不知道，依然我行我素，还以为自己做得相当不错呢。”吴晓娟还没说完，我就感觉心里很

烦，不想再说这些事，只在那里默默地坐着喝水。很明显，在个人问题上，吴晓娟心理上已经疲惫，她也不愿谈这些事情，但是又不能不涉及这些事情。

吴晓娟不等我说话，她接着又说：“原以为和张欣离了婚，自己可以轻轻松松地过日子，现在怎么又冒出一个田斌呢？这让我有点困惑。”

“晓娟，你觉着田斌和张欣这两人相比较，哪个要好一点？”

“没有一个好的，都一样。人的思想观念虽说大部分是后天形成的，但是也不可排除先天遗传因素，一个是农村那种小农经济的自私，一个是城市小市民的奸猾，一个是有点钱不知皇帝有多大，一个是一分钱掰两半花。我感觉这些都和他的家庭有直接关系，父母的血液，父母的基因，先天的根源，决定着一个人后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雯莉，你相信不？无论活到多大，基因都会给后天的行为留下痕迹的，要想脱胎换骨根本不可能。”

“你是说上辈的基因，影响着下一代是吗？哪有这么严重，牵扯到遗传方面的问题了。”

“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行为，从你认识他的第一天开始，只要你用心观察，他每做一件事，一直到后来做的什么事，都有他上辈的影子，都是能连接上的，这就是基因链。我现在不知怎么搞的，一遇到这样的事情，马上就会想到是父母的遗传因素，你见到他的家人，你就注意观察一下吧，都是一样一样的。”

“晓娟，你越来越哲学了。”

“你不也是吗？我是有话直说，你是深藏不露，你认准好的，就锲而不舍，你做事说话比我想的说的深刻得多了。”

“也没有什么，更谈不上深刻，这些东西可能真是遗传吧，哈，你看我也扯到遗传上来了。其实很多东西和小时候的习惯有关联，从小娇生惯养、任性，大了依然是这样。我高中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不过仔细想想你刚才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什么样的家庭，受什么样的影响，也就出什么样的孩子，无论长到多大，先天的基因早已在你命脉中决定下来了。”

“是的，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这是千真万

确的真理。父母的血液，父母的基因，父母的行为，不从父亲那里得到遗传，就从母亲那里得到遗传，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即使在以后的成长阶段有所改变，也不会全部抹杀掉。”

“还有叛逆的呢。”

“有叛逆也只是其中一部分，人的本性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改变，基因是不能改变的，而且这种百分比相当高。就说张欣吧，我们去苏州，到了站下了车，他给他妈妈打电话说我们到了，他让他妈妈租辆车一块来接我们，他妈妈说，租车要花多少钱呀，你们坐公交车过来就行了，在那里租车也行。他妈是这样说的，张欣觉得很正常，我却感觉别扭。我说，我们不坐公交，我们自己租车。他却说：‘这车费谁出？他们娶儿媳，钱应该是他们出的。’他问我：‘你说说，这钱不该他们掏吗？我如果租车，花的钱他们肯定不会还我了，他们肯定会说，是我娶媳妇，该我掏钱。’”

“还有这样的呀？”我吃惊地看着吴晓娟说，“这一家人算得这么清。”

“是呀。还有呢，他拉了一个箱子，箱子里装了几件新衣服，衣服准备婚礼的时候穿，我背了一个大包，包里装满了在彭州买的土产品，这些都是他父母打钱过来让我们买了带给他爷爷奶奶、大伯大伯母的。一个很重的大包，一路上我背着，累得直想甩掉，我说，你背一会儿吧，你猜他怎么说？我肩膀疼得厉害呢，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还让我背呀？一点都不知道体贴我。不背就不背呗，尽管心里有气，想想也就算了，不是在平时，不想跟他吵。下了公交车，他拉着箱子一路走，就没说让我把包放在箱子上边帮我拉着，人的本性从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细节上就可以看出来。唉，假如我跟他过了，今后我不会有好日子的。到了他家，晚上吃了饭，他带着我到处跟他的朋友同学见面，他对那些原来看不起他的人说，我是彭州第一大美女，很多人追我都没追上，说我选中了他，在同学朋友之间显示自己的能耐。回来的路上他跟我说：‘这些人原来都看不起我的，我就要带着你让他们看看，把面子挣回来了。’他大伯的儿子新认识一个女朋友，他大伯说让我们见见，帮着参考参考意见，我们一起去他大伯儿子的女朋友家。到了女方家，他像到自己家一样，

这个房间走走，那个房间转转，问人家一个月多少工资，有没有外快，还到处翻人家的东西，拿人家女孩的香水给我闻，往我身上洒。当时我的脸羞得没地方放，真想马上走开。女孩本来就被问得很不耐烦，现在看他这样，就说，你们干啥子呀，没见过吗？说完把香水夺过去锁进抽屉里了。回来的路上，他对他大伯的儿子说：不行，人长得不行不说，脾气也不好，我们用一下香水有什么大不了的！懂道理的应该欢迎我们用才对，她还硬夺过去锁起来。”

“有点过分了。”我说。

“是呀，田斌虽说不像他这么严重，也差不了多少，这世界上什么样的男人都有，就没见过他们这样的……哎，田斌怎么到这里来的？”

“还不是为了你。”

“为了我？他怎么会为了我？”

“他说人才中心本来要他到市政府工作的，他考虑离你远，没去。还说他老家有个什么县的副县长位子也等着他，也没去，还是为了你，他知道你在贸易公司工作，为了能经常见到你，才决定到江浦来的。”

“这哪儿扯哪儿的事，哄三岁孩子？我那时候又没在江浦工作，他怎么说他来江浦是为了我？”

“是呀，”我笑着又给晓娟说，“他说着说着，拿出一条项链给我看，说这是专门给娟买的翡翠项链。”

“给我买的翡翠项链？”

“是呀，他让我看看怎么样，发表一下看法。”

“你不要理他。”

“本不想理他，可是他拿出来了，我又不能不接，我接过来一看，那是什么项链呀，就是前段时间在彭州路那里卖的十块钱二十块钱一条的玻璃珠子项链。我当时跟他说，这是假的，二十块钱一条，你上当了。他红着脸说，哪里，两千多块呢，是我从我们老家那里带来的，我们老家那里产这个，市场价是三千多块呢。”

吴晓娟低下头，唉了一声：“这样的人真的无可救药了，对谁都哄，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多么卑鄙的手段都能使出来。”

“当时我也很生气，如果你们的关系一直很好，项链是真是假都无所谓，买了戴戴玩嘛，你说你买一条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假东西来骗人，还说是翡翠的，你把我们当什么了？我们就那么不值钱？”我有点生气，说话有点激动。

“我结婚的事没告诉他吗？”

“告诉他了。本不想说的，后来想想还是告诉他的好，免得以后为这事闹嚷嚷的，老是缠着你影响工作不说，你心情也不得安宁。我、严寒林、刘兴佐都对他说你们分别也有两年了，两年都没有联系，他马上接过来说，我是没忘她，常给她联系，打她的电话她硬是不接，后来再打就打不通了。他还说你的贸易公司他去了好多次，都锁着门。我劝说，你别找她了，你再找吧，你有高学历还怕找不着爱你的人吗？他说，我不找，坚决等她。我只好说你结婚了。”

“他怎么说？”

“他愣了，喊他好几声都没听见，直着眼睛看墙，愣愣地不说话。当时我有点害怕，怕他一时想不开闹出什么事来，好半天他才回过神来结结巴巴地说：‘什、什么？你说什么？！你说晓娟，她……结婚了？！哈哈，你开玩笑的吧？你们都是在考验我的吧？我是能经得起考验的。’我说，我没开玩笑，是真结婚了。”

“唉，这样的人。后来又怎么说？”晓娟笑着问。

“后来他‘呀呀呀呀呀……’一气说了十几个‘呀’，说完用拳头砸自己的头，瘫在那里。看他无力地仰靠在沙发上，眼睛直愣愣地睁着不动，我当时真的吓坏了，后悔把这件事告诉他。又过了半天他鹅起脸，说：‘范副总，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说完捂着脸在那里哭。你刚才说得很对，人都是有缺点的，有的人缺点多，有的人缺点少，有的人缺点多得让人受不了。我看他一个劲地哭，当时也没办法，这毕竟不在别的地方，大家都在上班，让别人碰见像什么样子。他说他心里很难受，不想活了，硬是在这里赖着不走。”

“这样的人不可理喻，雯莉，我离婚这事你千万不要告诉这家伙。”

“放心好了，这件事我不会告诉他的。我看到他哭得没完没了，



我也挺为难的，喊他，田斌，田斌，他捂着脸在那里不理也不说话。我又喊，田老夫子？你怎么啦？想开点。喊他一声田老夫子，他倒听见了，马上把手拿开仰起头，问，什么事？见他好了，我说：‘你喝水，我给你换杯热水喝吧。’他又捂着脸，做出很难过的样子。我把杯子里的水倒掉，给他换杯热的，放到他面前。后来，要不是阿姨来，还不知道要赖在这里多久。说真的，晓娟，我现在真的有些讨厌他了，以前对他我说不上有什么，在学校的时候看他那么爱学习，人又老实，又很上进，虽说长相不怎么样吧，感觉还说得过去，现在怎么是这样的人了？通过这件事我对他一点好感都没有了，有时候见了她，我都避之唯恐不及。”

“他就是这样的人。”

“在学校的时候，黄莹莹说，阿娟怎么和这么一个人相好呢，天壤之别，黄莹莹这话说得很对，找朋友不一定门当户对，最起码差不多。门当户对不是指财产、社会地位，指的是性格、爱好、学识以及对某些事情的看法、观念。”

晓娟红红脸：“不说他了不说他了，心里挺烦，这样的人属于心理变态……哎，雯莉，你刚才说是哪个阿姨来了？”

“阿强的妈妈，林婉秋部长。”

“哦，是妈妈……我一会儿到她那里看看，她可能不知道我调到这里了吧？”

“知道了，我告诉她了。”

“一会儿我过去，她在哪个办公室？”

我走到窗前往窗外指给她看：“在科技楼，呶，就在那里，从这里下去，往右拐就是科技楼，阿姨在三楼，等中午过去吧，我陪你一道去。”

“好。”

刚才的对话，对我震动很大，晓娟也确实是不幸，一个男朋友是这样，两个男朋友又是这样，这样的人怎么都让她摊上了？想想我自己和晓娟比起来确实很幸运，我爱着李强，李强也爱着我，无论外貌、气质、做事，李强都符合我的要求，他现在怎么样了？干什么了？有空要和他好好沟通沟通了。